

柴小梵 著

故宫出版社

梵天廬叢錄

〔下〕



柴小梵 著

故宫出版社

梵天廬叢錄

〔下〕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梵天廬叢錄 / 柴小梵著 ; 樂保群校點. -- 北京 :
故宮出版社, 2013.11
ISBN 978-7-5134-0476-1

I. ①梵… II. ①柴… ②樂… III. ①雜著 - 中國 -
現代 IV. ①Z429.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3) 第 223918 號

梵天廬叢錄

著 者：柴小梵

校 點：樂保群

責任編輯：江 英

特約編輯：郎 寰

裝幀設計：王孔剛

出版發行：故宮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市東城區景山前街 4 號 郵編：100009

電話：010-85007808 010-85007816 傳真：010-65129479

網站：www.culturefc.cn 郵箱：gxcb@culturefc.cn

印 刷：保定市中華美凱印刷有限公司

排 版：保定市萬方數據處理有限公司

開 本：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張：39.875

字 數：650 千字

版 次：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
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數：1~3,000 冊

書 號：ISBN 978-7-5134-0476-1

定 價：96.00 元（全三冊）

卷二十六

張炎羅江詞

邑南蘆江鎮，山水清麗，予嘗居之。「蘆」本作「羅」，以羅氏居此而名。讀樂笑翁《山中白雲詞》，有《病後別羅江諸友·梅子黃時雨》一闕云：「流水孤村，愛塵事頓消，好訪深隱。向醉裏誰扶，滿身花影。鷗蘆相看如瘦，近來不是傷春病。嗟流景。竹外野橋，猶繫煙艇。誰引

斜川歸興，便啼鵲縱少，爭奈時聽。待權擊空明，煙波千頃。彈到琵琶留不住，最愁人是黃昏近。江風緊，一行柳絲吹暝。」又《羅江詞》云：「白浪搖天，青陰漲地，一片野懷幽意。楊花點點是春心，替風前，萬花吹淚。遙岑寸碧，有誰識，朝來清氣。自沉吟，甚流光輕擲，繁華如此。」斜陽外，隱約孤村，隔塢閒門閉。漁舟何自不歸來，想桃源，路通人世。危橋靜倚。千年事，都消一醉。漫依依，愁落鵲聲萬里。」按樂笑翁嘗寓甬上積翠山舍，於門設卜肆，而是時羅氏有與之交者，故遷寓於羅江甚久。此是吾邑一故實，知者甚少，特拈出之。樂笑翁者即張炎，宋臨安人，字叔夏。循王五世孫。號玉田。工長短句，或曰《梅子黃時雨》詞中之所謂「羅

江諸友」，即羅仲舒等也。

霜紅龕詞

舊刻本《傳青主山徵君婦科》書，其前臚載逸事數則，今刻本無之。猶憶徵君所為豔詞，有「歡牀如天，歡身如雲，登天抱雲，歡墮儂身」之句，誠不愧為才人吐屬。其《霜紅龕詞》一本，今實抵杜氏猶藏之，未有刻本也。讀今所行之《霜紅龕全集》，多不稱意，蓋徵君稿多散佚，其全集乃村僧湊綴為之。方子箴在京師琉璃廠見徵君水墨牡丹立軸，甚精妙。又有大草立軸，筆意在張顛、米顛之間。世多知徵君善婦科，耽禪悅，不知其餘藝尤可觀。大抵古人於詩書外，必習一二藝事，道得行，則黼黻治平；道不行，則隱居以資口腹。故多狷介高潔，不為升斗污其身。今人習詩書且不精，技藝百術，以為鄙瑣而不屑一盼，故據盛勢，則患失之念熾；遭沉淪，乃旁決橫流，無所不至矣。

王鄒逸詞

錢氏，金山巨族也。藏有《倦繡圖》、《紅橋晚眺圖》，有王漁洋、鄒程村題詞，為《漁洋詞集》及《遠志齋集》所不載。今依墨蹟錄存於此。漁洋《題倦繡圖·應天長》一闋，有五代韋、和風趣。詞云：「餞春時節深深院，睡起金衣花外囀。夢魂侵，簾影亂，一幅鴛鴦剛半。 麝煙微，

螺黛淺，衣上唾絨紅濺。花落日長人倦，偏髻拖殘線。」程村《題紅橋晚眺圖·偷聲木蘭花》一闋，亦佳。詞云：「綠楊城外平山路，十里香塵銷暖霧。水碧迢迢，溪北溪南出畫橋。酒旗間向春陰捲，黃鳥一隻籬外囀。堤畔人家，風細秋千影半斜。」

萬紅友詞

填詞至辛稼軒、劉改之，真可開拓萬古，推倒一時。顧不善學之，往往叫囂打乖，墮入惡趣。近見萬紅友《金縷曲·題三野先生傳贊》：「三野先生者，謂野居野心野服，自稱三野。人不知其何從至，姓氏知之者寡。在陋巷，門無車馬。人不堪憂君獨樂，且訢然，樂以忘天下。」

天山遜，是其卦，蕭然四壁惟圖畫。於吟詩讀書之外，亦能書寫。閑則雲山隨所至，多與漁樵答話。或共飲，極歡而罷。贊曰夫人人生世上，每勞勞名利而無暇。如是者，一人也。」又一闋《遊石亭記》云：「乙巳春之季，與吳君曹君諸子，會於槐里。遂往遊於石亭碕，少長群賢畢至。興不減，蘭亭修楔。此地崇山多峻嶺，有茂林修竹清流。堪暢敘，坐其次，氣清天朗風和惠。」

共欣然，形骸放浪，興懷託寄。俯仰彭殤皆妄作，莫問世殊事異。且一觴一詠相繼。客曰斯遊真足樂，不可無韻語傳於世。予曰諾，是為記。」二詞雖學辛未至，置諸《龍洲集》中，可亂楮葉。

夢香詞

揚州故繁華地，在清以乾嘉時為極盛。居處服御，窮奢極侈，著聞於時。太平軍役後，不復振矣。蜀客某，居之三十年，獲觀文物聲名之盛，嘗用《望江南》調作《夢香詞》百首，讀之可以略得其概。董恥夫《竹枝詞》後，此其嗣音矣。為摘其尤者於此：「揚州好，茗戰有吾徒。鵲鴿炭烹揚子水，鷓鴣斑對大彬壺。棐几小風爐。」「揚州好，妝就下層樓。羅漢高髻偏穩稱，漁婆小勒最風流。莫道懶梳頭。」「揚州好，佞佛太爭奇。化命變成泥皂隸，站肩齊賽粉孩兒。老少半成癡。」「揚州好，糖食冠名都。葉氏上方青果脯，汝家逸品核桃酥。入口定教無。」「揚州好，不費買花錢。玫瑰早香紅玉軟，素馨晚市綠球圓。字冪跌來便。」「揚州好，轎勝七香車。軟櫬一肩珠瀉掌，虛窗四面月籠花。看煞是誰家。」「揚州好，製作總玲瓏。禿溜煙筒雙勒馬，毫釐戲桿一條龍。式樣幾時同。」「揚州好，生小不知貧。盆買餞金籠蟋蟀，門攤錦袋鬪鶴鶩。破產覓將軍。」「揚州好，問鶴小樓前。入夏恰宜盤水炒，侵晨還喜過橋鮮。一箸值千錢。」「揚州好，履舄鬪新奇。結線攢棕宜夏日，納雲蹋雪近冬時。別處不曾知。」「揚州好，佛會本無遮。繡傘黃羅三百柄，錦綳紫襖十千家。直是太繁華。」「揚州好，博古憶閒曹。炸白香爐過漢鼎，霽紅磁片等柴窑。鑒賞最稱高。」「揚州好，重九憶年年。羊是綿裝高似指，菊因梅扞矮於拳。換取不須錢。」「揚州好，佳句記還無。名士總勝三斗酒，貧家都有五車書。領袖是鴻儒。」「揚州好，物

用有佳名。懶甃司閨多厭客，唱船贈板最勾人。過客盡銷魂。」「揚州好，遊冶玉驄驕。二十四橋歌舞地，一三六酒可憐宵。暮暮復朝朝。」「揚州好，夏日市聲齊。蘆葉香杭包玉筍，桂花豌豆煮金泥。糖屑滿銅匙。」「揚州好，遊戲總神仙。白鏹店中真土地，黃金壩上假都天。豔想最堪憐。」「揚州好，同坐晚涼時。新摘木瓜欺玉液，將開茉莉綴銅絲。香草奶孩兒。」「揚州好，年少記春遊。醉客幽居名者者，誤人小巷人兜兜。曾是十年留。」詞中名物，今已強半變革，再更數十年，誠堪作《夢梁錄》及《東京夢華錄》讀矣。

娛園雜詠

山陰王眉叔，有《和秦秋伊提舉娛園雜詠詞》六闕，調寄《望江南》。《疏香林屋》云：「梅花屋，小檻點蒼苔。吹笛未須紅袖倚，捲簾剛喜翠禽歸。詩句暗香催。」《潭水山》云：「幽居靜，逕轉竹籬邊。小屋當花門似月，曲闌臨水柳如煙。人對鷺鷥眠。」《藕船》云：「荷陰裏，疑坐陸家船。疏竹秀於詞客句，高花紅過酒人肩。此處境如仙。」《讀書堂》云：「書堂邃，深柳鎖雲隈。香鼎翠縈麝綠几，花廊春上牡丹臺。開徑幾人來。」《蓮北書龕》云：「松龕窄，窗外綠雲多。夜雨菰蒲吟石帚，秋風環珮伴維摩。一榻自婆娑。」《微雲樓》云：「樓如畫，一角俯溪灣。竹裏琴聲涼月檻，花梢簾影夕陽山。人共白雲間。」

花間尋夢圖殘冊

柳棄疾於吳江故家得《花間尋夢圖》殘冊十餘幅。圖為吳江陳芸圃蕊元悼其婦李媚而作，今已遺佚，只存題詞若干闕，亦非全璧也。考徐達元《梨里志·列女傳》，載李媚字子姍，附貢生大有女。少穎悟，通韻語。適中表陳蕊元，僅四歲，卒，年二十五。蕊元輯其詩，得成篇者六首，曰《夢蘭遺詩》。又達元輯《楔湖詩拾》，選其所作二首。《遲芸圃不至》云：「最好清宵景，闌干倚遍時。腰因春去減，人共月來遲。花落三更夢，燈殘一局棋。東風猶料峭，坐久力難支。」《偶成》云：「廉纖細雨不成絲，一歲光陰去若馳。庭有落花催婢拾，詩無好句怕人知。秋緣病久驚偏早，眉為愁多畫轉遲。且聽簾前雙燕語，呢喃也不比來時。」前一首亦見陸日愛《松陵詩徵續編》。其殘冊中有蕊元自撰小序云：「春宵岑寂，拋卷孤眠，恍惚有人導入花叢。見夢蘭內子輕裝小立，彼此泫然，問予近日作何狀。且云死生有命，莫過情傷。出袖中三絕句相贈。讀甫遍，會侍婢驚覺。淡月臨窗，一燈如豆，非復夢中光景也。所贈詩，惜僅記『勸君莫悵春歸去，一架薔薇尚耐看』之句。於戲，花間尋跡，藉慰愁緒，希投珠玉佳篇。時癸未上巳後也。圖成，調寄《瑤花》一闕。」詞云：「碧天如水，露濕花梢，疑是廉纖雨。畫簾繡幕齊卷起，引出東風情緒。埋香黃土，縱萬紫千紅誰主。倚闌干，認遍啼痕，腸斷聲聲杜宇。者番庭院淒涼，問壓架薔薇，開向何處。心頭歷歷，擬化作，蛺蝶翩翩飛舞。殘詩重讀，猶記得殷勤細語。想嫦娥，替我銷魂，

故把一輪月吐。」蕊元一字子曼。冊中題詞，陳諒《蝶戀花》云：「孤負韶光知幾許。惆悵東風，又是春將暮。圓月一輪花外度，依稀似記曾遊路。惹得離愁紛若絮，腸斷春宵，夢也將愁去。只是夢回無覓處，對花欲問花無語。」陳燮《憶蘿月》云：「月斜風冷，獨自穿花徑。一角闌干橫樹影，莫是夜深人憑。依然一架薔薇，香紅淡白都非。借問新來蛺蝶，壞裙幾幅能飛。」

陳佐堯《拂霓裳》云：「月溶溶，梨花黯淡鎖簾櫳。憶隔花，瞥見舊時容。雪泥鴻爪，轉眼仍是空。空。愁不盡，者番難得又相逢。衣香經雨散，匣鏡半塵封。悵離衷，只相思一刻萬千重。」

陳葑《剔銀燈》云：「潘鬢經年憔悴，好夢零星堪記。依約花前，分明窗下，訴盡別離滋味。霎時驚起，惱恨煞，疏鐘古寺。正是三更天氣。但見月痕滿地。愁緒如絲，歡情似水。說與花神

一二，夜深花睡，恐不管，人間閒事。」陳三陞《蝶戀花》云：「一霎香魂何處去。覓遍花間，惆悵渾無據。檢點殘詩縈別緒，回頭明月仍如故。惆悵落花春又暮。簾卷東風，望斷天涯路。花下相逢能幾度，可憐空挽同心縷。」陳峙《菩薩蠻》云：「吟聲隱隱穿花去，分明只在花深處。

斜月照闌干，粉牆人影寒。枝搖風不定，翩若驚鴻影。眼見玉成煙，看春春可憐。」陳麟《憶蘿月》云：「花飛如雪，小院吟聲絕。階下屐痕尋不得，剛又薄雲籠月。記得人在高樓，忍寒同倚簾鉤。一種綠陰如水，那時未是春愁。」按：諒字子諒，又字某和，號易齋。燮字叔理，號秋史，有《寒碧軒詩鈔》。並蕊元從父。佐堯更名佐猷，字又吾，號攬洲，有《枝仁山館遺詩》。

葑字鏡堦，號二白，有《桐竹齋詩草》。三陞字翊辰，號補堂，有《評月樓遺詩》。峙更名山壽，

字如南，一字子玉，有《眾香齋詩詞稿》、《閩遊草》。峻更名山甫，字少眉，一字子仲，又字穆如，有《真意齋詩稿》。均蕊元群從昆季行也。錄之以誌陳氏一門風雅之盛。

東鷗詞

祥符周星譽叔雲，抗手竹林之遊，躡足承明之選，詞章澹雅，而好深沉之思。沈詩、任筆，兼善並美，海內推許，於君無間。閑嘗讀其《東鷗詞》二卷，多其少作，白石、稼軒，去人不遠。酌挹其辭，泠泠纍纍，若鳴雜佩，即之如邇，尋焉益遐，真雲霞奇思、山水清音也。摘錄數闕於此。《詠物分題得女兒酒·賀新郎》云：「一見心都醉。笑錢塘蘇小，鄉親原是。剛趁釀花天氣好，釀出春愁滋味。稱貯向銷金帳裏。記得蘭陵曾有個，與盧家少婦同名字。荷鍤者，為卿死。女兒亭外沾春地，正江村美人煙碧，夫人李紫。有客金貂初聘得，領略溫柔如此。看捧出，纖纖玉指。壓倒梨花三百輩，只當鑪，嬌面差相似。酣臥也，海棠底。」《對月同夢西·水調歌頭》云：「陡覺亂峰活，一白立長虹。老蟾今夜饒煞，跌入酒杯中。醉裏不知天遠，但見酒光月氣，倒卷濕鴻濛。起拍萬花醒，為我舞長風。」
薊門酒，蘇臺柳，廣陵鐘。馬頭只有，明月逐我走西東。送了騎鯨人去，更向一千年後，照此兩吟蟲。夢墮鏡湖綠，洗手弄芙蓉。」《滿庭芳》云：「春逐鶯歸，人如蝶瘦，匆匆負了流年。藥爐香靜，扶病到花前。門掩東風人去，者殘紅還有誰憐。剩垂柳，慇懃似我，和雪壓秋千。」
深閨當此夕，紅簾押月，紫楓橫煙。想燈屏，扶枕

愁聽啼鵲。千萬今宵早睡，好相尋，夢裏並肩。可能倩，燕支將淚，飛向那人邊。」《舟夜雜憶寄閨人·采桑子》四闋之二云：「一更抵死催儂去，才別湘屏，又上吳舲。搖過垂虹却四更。掩

篷臥聽松陵雨，熨遍羅衾，不放天明。愁要尋人夢避人。」「紅閨只恨蘭宵短，卸了殘妝，倚遍回廊。月在櫻桃樹底黃。可憐此夕篷窗宿，費盡思量，挨遍淒涼。不信離家夜便長。」《舟夜寄

閨人·南鄉子》云：「客榜又天涯。翠被鄉愁一倍賒。生怕東風攔夢住，瞞他。清曉偷隨燕到家。愁憶小窗紗。寶幔沉沉玉篆斜。月又無聊人又睡，寒些。門掩紅梨一樹花。」

周之琦詞

祥符周稚圭之琦，自號金梁夢月詞人，有詞一卷，及《鴻雪詞鈔》一卷，自視極為珍重。馬平王錫振定甫謂，金梁詞殆張伯雨後一人。今核其所作，信然。如《四月六日出都小憩蘆溝橋偶述·瑞鶴仙》云：「柳絲征袂縮。試錦羽初程，玉驄猶戀。銅街佩聲遠。向天邊，回首故人如面。藤陰翠晚，但怪得，琴尊夢短。有遊蜂知我，心期剛是，褪紅曾見。還看朱巢題字，墨暈初乾，酒痕微泫。晴雲乍展，春已在，驛橋畔。問柔波，一樣仙源流下，為底人間較淺。要重尋，京邑塵香，素襟漫浣。」

王錫振詞

王錫振有《茂陵秋雨詞》、《瘦春詞草》等，俱佳。錫振與邵位西員外最暱，故草中與位西賡詠事亦最多。其《倦尋芳》云：「晚來天氣，羈旅心情，愁病誰遣。朔雁聲中，拋引舊情如線。被西風吹斷也，蘆花蓼葉汀洲遠。最無聊，是摧殘錦羽，夜寒霜岸。」
驀回首，東華春宴，桃李無言，九陌塵淺。彈指光陰，禁得水流雲散。人世歡場須暫得，風流何況西園宴。問猶能，待竹裏，夜燈重剪。」

今事廬詩詞二則

亡友汪允宗，字寂照，一字蕤照，皖之歙縣人。嘗一為議郎，蜚聲國中。主上海《神州日報》事甚久，議論鴻確，有補大計。即所為小品文字，亦瞻練異乎恒流。詞品在夢窗、草窗之間。生時嘗自錄一本，題曰《今事廬詞》，不知其家猶能保存之否也。予舊錄其《江干即事·浪淘沙》四闕，云：「樓外漸江灣。夾岸青山，如鈎殘月下眉彎。笑語昵人猶不睡，坐到更闌。夜永覺

衣單。獸炭銀盤。展衾抱枕幾多般。臨去殷勤加裏塞，風緊防寒。」
「此夕沒商量。怕我回腸，星眸屢覷繡帷旁。樓下俄聞雙扇闔，解珮除璫。」
「輾轉在空牀。拊枕淒涼，天涯原不在他方。只在此時虛閣下，漫自徬徨。」
「城站得偷閒。塵浣征衫，匆匆飛騎又江干。對面青山休見笑，愁裏

貪歡。霜曉更憑欄。無限伽藍，深心低首拜瞿曇。若問此心歸着處，彌勒同龕。」「春夢似梅

花。夢破天涯，鴉聲啼透綠窗紗。驚散香雲飛不去，篆縷煙斜。油壁小香車。水渺雲賒，青

樓珠箔那人家。前日酒痕今日淚，濕盡韶華。」又《寄小孟·水龍吟》云：「江頭潮汛初平，夢回

又值燈花落。餘溫戀被，餘香憐袖，餘寒欺幕。錦瑟年華，鳳雛標格，工顰諳諳。問高樓此夜，

人單月獨。縱有酒，同誰酌。欲卜佳期且莫。正東風，未催梅萼。斷橋載酒，孤山招鶴，前

盟猶昨。往事舊歡，雲階月地，頻思量着。但關河稽阻，音書間斷，能無離索。」存一斑於全豹，

殊未能盡我蕤照也。

蕤照之五言古體詩，亦頗近顏、謝。其《越中吟》五首云：「泛泖委驚湍，羈鴻任所憩。靜士耽幽吟，夸者毗權勢。出門路漫漫，值此明夷際。節物復感摧，臨景多傷逝。念我江海心，棲情在書契。審已屢撓寧，宅物無乖戾。頗不論損益，寧復悲淹滯。采芬越江湄，涼飆倏已至。」「木落生微波，繁霜滿川澤。紆節慕皇古，崢嶸攬阡陌。鷹揚不可期，漂杵亦陳跡。明明我烈祖，乘時振風翻。六州盡懷來，讓德布方策。餘風被頑懦，垂裕至今赫。永言依末光，令音服無射。」吳山謁越國公祠。「永嘉不可作，金華逝如遺。至人融緇素，姚江是吾師。我愛任公子，閭閻理緝絲。不惜投十轄，得魚為眾奇。所以絕竿牘，不肯守洿池。小智不大達，大受寧小知。昔人有明訓，允矣不吾欺。」「史公臨會稽，涉江攬滄海。壯遊振奇趣，屬辭發光彩。我今到於越，含欣擷蘭茝。緬維諸子心，浩若百川匯。論交敦縞紵，勢位復安在。栖皇此世中，黽勉事真宰。」「獨樹

既有幹，野水亦有波。人生貴適用，所望不在多。退哉乘世姿，結念遠巖阿。共茲漆室吟，揮彼魯陽戈。沉沉揭厲心，邈邈飯牛歌。春醪獨拊時，我勞復如何。」

紅樓夢詞二則

《紅樓夢》一書，前人但知為言情之作，今則漸有知其為與清史有關之書者矣。讀之可以明理，可以悟道。清嘉慶間，山陰周逢吉硯香氏，曾於一百二十回之中，擇其尤者，繪圖三十二幅。茸城王芝岑為之各繫一詞，不失「樂而不淫、哀而不傷」之旨。硯香並為駢體文序於簡端，而名其書曰《題紅詞》，一時膾炙人口。夫賈政老時，已式微矣，而王氏世席清華，芝岑追念前芬，凡書中境遇，不啻自歷其間。故比事屬辭，較他手益為親切，豈特引商刻羽、媲美姜張已哉，今最錄十闕於此。《賈寶玉初試雲雨情·錦帳春》云：「珮解衡皋，雲深楚岫。早午夢，一番春逗。笑名花羞澀，頰潮微透，眼波低溜。蜥蜴肌妍，鸞鳳聲湊。正瓜字平分時候。問來朝

攬鏡，黛螺雙顰，可還依舊。」《意綿綿靜日玉生香·綺羅香》云：「玳瑁簾垂，狻猊篆燭，萬種愁思齊縮。黛滯春山，窺得玉人微倦。問底事，翠簾橫陳，願乞取，紅麝半面。漫疑猜，星壓流丹，殘膏剛被一痕濺。關心來與拂拭，渾覺輕綃抹處，香霏銀腕。兩小無猜，恰似並棲雛燕。遞軟語，蘭臭偏投，恣雅謔，齒芬交散。可知他，並剪難分，這芳心一片。」《牡丹亭演曲驚芳心·聲聲慢》云：「乍離香冢，且返瀟湘，行來院近梨香。一串珠喉隨風，飄度橫牆。分明譜成

幽怨，一聲聲，似訴愁腸。渾不料，那笙歌叢裏，也有文章。

道是嫣紅姹紫，付頰垣斷井，

大半淒涼。仔細思量，無情偏是東皇。流年去真如水，盡番番，吹老時光。休聽矣，怎禁他餘音，還自悠揚。」《蜂腰橋設言傳心事·鵲橋仙》云：「綠楊深處，碧桃開遍，一種紅情脈脈。畫橋流水落花天，印片片相思痕跡。」

殷勤囑女，為儂寄語，尺幅輕綃歸壁。笑他真贗半模糊，問可有瓊瑤報得。」《瀟湘館春困發幽情·念奴嬌》云：「蜂忙鶯懶豔陽天，剛被尖風吹透。萬個琅玕敲碧玉，午夢乍醒時候。破悶無方，牽愁有句，芳思吟邊逗。幾分餘倦，欠伸微露雙藕。

恰是看竹人來，尋幽意悄，簾外偷窺久。笑爾低徊腸九折，畢竟為誰消瘦。脈脈依依，朝朝暮暮，慵似三眠柳。春光漏泄，問伊知也還否。」《埋香冢黛玉泣殘紅·金縷曲》云：「一掬傷春淚，又匆匆清明穀雨，等閒過矣。二十四番風遞遍，枝上空餘濕翠。只剩有埋愁之地。漫說紅顏多命薄，但名花，也便難如意。三尺土，眾芳寄，天涯大半同憔悴。只堪憐，飄零似我，更誰知己。我欲問花花不語，偏是啼鵲解事。却譜出，聲聲清徵，七字吟成千古恨。歎吳儂，幾為多情死，腸斷處，綠陰裏。」《秋爽齋偶結海棠社·多麗》云：「注吟眸，珠簾齊上珊瑚。暢吟懷，漫嗤不櫛，蛾眉也儘風流。試評量，深閨韻事，須打掃，落葉閒愁。玉露初團，海棠正放，名花端合互賡酬。況冰雪，平分姿態，相對更清幽。休辜負，者番雅集，者樣高秋。

號客，蘅蕪却儼封侯。倩湘妃，旋來藕榭，遲女史，且訪淩洲。莫訝怡紅，居然入社，垂髫兄妹慣勾留。看此日，栽丹儷白，誰勝兩三籌。關心處，夢甜香燼，銅鉢聲道。」《勇晴雯病補雀毛

裘，剔銀燈》云：「缺陷世間真有，補綴更無能手。欲慰郎癡，那憐儂病，且自為他成就。偏如春柳。眠乍起，低垂還又。紅線絲絲結構，翠羽層層分割。一領輕裘，幾分心血，辛苦為郎擔受。問郎知否，須記取，今宵人瘦。」《壽怡紅群芳開夜宴·晝夜樂》云：「開筵重衍今宵壽，頌年年歡場久。最憐婢女多情，早把金錢紛湊。綠泛葡萄春在手，看遞處乍颺紅袖。低語祝檀郎，願如山如阜。」

閨中姊妹吟邊友，情齊來團圞就。分明暖簇花叢，隱約聲催蓮漏。漫說園亭曾卜畫，却既醉玉杯還侑。試問夜如何，已蟾窺西牖。」《林黛玉焚稿斷癡情·瀟湘夜雨》云：「癡莫如儂，詩偏成稿，算來大半言愁。愁城鴻雪底須留。休再說，天長地久，終只合，雲散風流。真堪笑，燈邊月下，盼斷吟眸。而今已矣，劫灰剩處，餘墨都勾。便將他爐火，煉盡煩憂。思往事，多成幻境，尋舊夢，曾詠揚州。情滋味，酸鹹辨透，到此也應休。」芝岑名重道學，亦有風流遊戲之作，人咸怪之。不知古人如白樂天、李玉溪諸人，均有言情之作，而寇萊公、司馬溫公、歐陽文忠公一代偉人，文必載道，而亦不屏豔詞。可見名士風流，果有合乎不淫不傷之旨，即與《三百篇》復作無殊，聖人而興，猶將采之矣。

《紅樓詞》，予所見者，都十六種，俱皆藻思軼群，綺芬溢楮。其他如王雪香之《評贊》，盧半溪之《竹枝詞》，綠君女史之七律，馮庚堂之律賦，楊梅村之詩文，封吉生之南曲，願為明鏡室主人之《雜記》，無不借題發揮，情文交至。而尤以沈青士之賦二十篇，為獨有見地。惟詩餘則除前錄之芝岑所譜外，不少概見。山陰何桂笙，曾於長夏無事時，取《紅樓夢》全書細繹之，擇其尤